水飲人如知自暖冷

鑰自/

「頭低下去！」心師父來到身邊小聲卻堅定地說道，一面舉手按著我的頭部。

是第二次了，在早課時被吩咐下巴內吸，把頭低下去。「眞是羞恥啊！被糾正過了卻仍然沒改。」就因這麼一轉念，刹那間，我彷彿看到所有同修的眼光一起射向這裡，神情中含著——好奇、憐憫、好笑、……，令我渾身不自在，拿著木魚槌的手也變得僵硬起來。又一回神，竟發覺自己不知道怎樣低頭，一個應該是很簡單的動作，對我居然如此困難——感覺到了那隻手的力量，知道要即時依教奉行，但是心中卻仍然遲遲疑疑的糾結著：低頭的關鍵是在脖子？後腦？頭頂？下巴？還是整個脊椎呢……？一刹那間，萬念奔騰……。

「再吸！再吸！再吸！……一直吸到我說可以了爲止。」師父的聲音再度響起，我仍然機械性地敲著木魚，卻幾乎衝口而出：「是的，我衷心願意完完全全照你的話做，直到你說可以了爲止。」猛然一想：我的矛盾不就在此嗎？理智上知道這樣的幫助是很需要的，情感上也是我一向信任的，是最高興的，而意識裡卻潛藏著什麼在作祟，令自己無法接受。這，到底是爲什麼呢？

「你的驕傲從骨骼中透射出來……。」

「你的傲事實上不會礙到別人，但是卻會障礙自己。」這種不知如何低頭，沒法低頭的關鍵在那裡？要如何才能讓這似無止境的掙扎歷程早日結束呢？

見岫師兄說：「領了庫頭以後，我才發覺自己一向做得太少，做得不夠，唯有以感恩心來領執，愈來愈覺得所要感激的，竟還有那麼多！」

見毓師兄說：「我今年領庫頭，還不知從何先下手，……但我想在三寶門中領執，是藉執事改掉陋習，我虔誠的期望，大衆同修們成就我，阿彌陀佛！」

是的，正如泰戈爾詩集說的：

「旅客要在每一個生人門口敲叩，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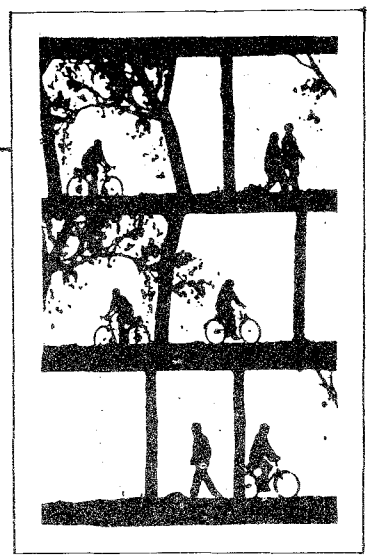
人要在外面到處漂流，最後才能走到最深的內殿。」

此刻我最需要的是藉著隨衆工作、磨鍊身心，調理自家生命，於是有一天我終於能夠合上眼說：原來享在這裡！」

許如清得那渠問
來水活頭源有為

是的上車在騎己自我

曦見/



騎過脚踏車吧！

記得上國中前的那個暑假，第一件事是要學會騎脚踏車，因爲我憧憬著父親騎著單車的那份悠遊神態，我更嚮往自己騎著車子上學，假日與三五好友迎著清新的山風郊遊去……。經不住我再三的懇求，每天傍晚，父親一下班和就讀國小的妹妹陪著我，一起到屋後小巷子裡學將起來！

當我踉蹌地爬上車，使盡全力緊抓著搖晃的車頭，却在原地一次又一次地摔了下來，撫著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，望著橫臥在地的車子，竟自動火抱怨了起來：「你們怎麼不好好扶我一把？」「這輛破車怎麼騎得上去？叫人家怎麼學得會？」最後回頭看著父親淌著汗水氣喘吁吁的樣子，我衝口而出：「爲什麼我一定要學騎脚踏車呢？」……一股腦兒，我將自己在學習適應階段必經的波折，自私地宣洩出來，甚至忘記了自己當初學車的意願。

正當我哭鬧著不想再學下去的時候，父親拉下了臉兩眼直瞪著我，一言不發地一把抓住就硬將我架上車子，也不管我是否已經坐穩了，就連人帶車的往前一推，爲了應付這措手不及的突發舉動，我硬著頭皮猛踩踏板向前衝去，就在這一刹那間，我竟找到了自己的平衡！來回幾趟後，我便能在父親與妹妹面前騎著車，神采奕奕的來去自如了。

夜幕低垂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父親只告訴我一句話：「孩子！不管你學什麼，或到那裡去，騎在車上的是——你自己！」

民國七十三年我加入了僧團，像個剛出生的嬰兒——要學習暮鼓晨鐘的作息、熟背兩堂功課，各種經咒、禪坐、服勞役、按次序地研讀律典經論，乃至待人接物、威儀舉止……，我開始懷疑我的學習，並抱怨過去的生活態度爲什麼那麼不認眞，這也沒學、那也不會，尤其是禪坐，師父說把腿盤好、身心放下，我却像鬼魅纏身似的，稍坐一會兒，兩腿又麻又酸、椎心的刺痛搞得我六神無主，我的故態又復萌了，開始不斷的向年長的師兄訴說內心的問題與苦悶，但始終不知什麼緣故，我聽不懂也無法接納他人的建議，因此無法進步，最後竟開始懷疑我的能力是否有問題？我的選擇是否要修正？於是初出家的一年中，我生活在自己歉疚、自己愧悔、自我憐惜的情緒堆裡，不願走出去，也不希望別人闖進來，一味地逃避自己的問題，不肯與它面對！

在一次生活檢討會上，我的華屋被戳穿了——「見曦！行者要勇於承擔自己、心地坦白質直，眞正地對生命負責，有什麼好怕見人的！」「你老是向外看著別人，挑剔別人，都是外在環境、他人不負責，沒有眞正關心過自己、反省過自己，何時可以與道相應？」師父一針見血的嚴厲話語刺破了我一向包裝美麗的糖衣，赤裸裸的面對——「我」！不禁自問「我缺少了什麼？」「我又在學騎脚踏車了？」「又怪別人不扶我一把了？」，猛省——「我爲自己做了什麼？」就像蹂上車子踏板的一刹那，我又找到了自己的平衡。

夜深了，跪在觀世音菩薩面前，仰望著佛菩薩的慈顏，我又聽到父親的叮嚀，我內心無限平靜地對自己說：「騎在車上的是——我自己！」

第一聲蟬嘶

見昀/

一聲尖銳的蟬嘶，劃破沈寂的長空！馬上有另一隻蟬兒應和著，接著三隻、四隻……蟬聲此起彼落而至成片。我擡頭望著屋外，天空藍得出奇，綠草翠得美麗，燕子輕快的翱翔……。啊！是蟬兒們又捎來了夏的訊息。

總愛在夏日的午后到樹蔭下乘涼，望著地面上被樹葉篩下來晃動的光影。二十多個夏季就這樣亮晃晃隨著南風吹拂而過，在自我生命中有幾季的蟬嘶迴盪在心中？記憶裡最深刻的一次是師專畢業的那一年，第一隻蟬兒叫得特別響，特別的刺耳，彷彿整個藍天都快被撕裂了一般。接著一聲聲的「知了！」「知了！」猶如鼓槌般，撞得人心難過！可惜五年師範教育，流水般的過去，一片空白，雖「知了」却從冬眠中醒來，陡然發現大地一片沈寂，它奮力的爬上樹幹，聲嘶力竭的叫了起來，叫醒自己也喚醒同伴——那第一聲尖銳的蟬嘶，不過是撼醒夢中人罷了——時光是這般美好也嫌遲了。

畢業後教書，每當蟬聲響起，對著雙雙童稚的眼神，總會牽動著我講說第一隻蟬兒的故事——十九年的長夜，當第一隻蟬兒，大自然是這麼令人陶醉，爲什麼還酣睡在長夜的黑暗中？聽！此刻的蟬鳴不是很悅耳嗎？

綿長的蟬聲，此起彼落熱熱鬧鬧的繁華了整個夏季，由破繭到死亡，它的生命儘管短暫，但是它已爲自己的生命喊盡了最後一個音符。蟬兒一年一覺，而人呢？有人一夢三十年，有人一夢七十年，甚而累劫在業力中流轉，恍恍忽忽的不知生從何來？死往何處？

出家之後聽蟬鳴，從樹梢灑下來的光影依然晃動，而孩提時的夢早已渺無踪影，唯有那滿山的長吟——「知了！」「知了！」彷彿都化成了句句彌陀的洪名，喚醒著我喚醒著沈睡中的人們——知了！知了！

過行是如

密秘個一了現發我

宥見/

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放香日。一大早，大寮組搖身一變，到客堂當起知客及照客，而客堂組的師兄則到大寮包水餃供養大衆師。看他們在那一個角落裡忙得不亦樂乎，有的切菜、有的提水、有的推柴起火……，彷彿熱騰騰的餃子馬上就要起鍋了。我們也在客堂裡穿進穿出的聽電話，引導偶然來山的信衆，更排了一個時間召開我們的小組會議。

午后，又回到大寮，眼睛爲之一亮，架子上的鍋子一個挨著一個地排列著，連鍋底也眨眨眼地煥發出抖擻的精神，流理台，黾面還它一個本來面目。

我來到水槽邊，憨師兄正低頭，手不停地在洗著。淳師兄看見我，一面賣力地工作著，一面喜孜孜地說：「宥師兄，這塊砧板確實不好刷！」在清水的沖洗下，它已露出潔白的一角。

而憨師兄正換了另一塊，我急忙拿起刷子說：「憨師兄，時間到了，你們回客堂去吧！這些由我來洗。」

「沒關係，你們平常比較忙，以致沒有辦法照顧這麼多，今天放香，讓我動一動，出出汗！」

平素很少到大寮來的憨師兄一定是看到什麼。此刻我才赫然發覺，他倆在「動一動，出出汗」中布施了他們護持的心意，而且是那麼的歡喜，他們才眞正是享用放香日的人。

以後每當我在刷洗砧板時，潔白的板面彷彿映照著他倆歡喜的神情，而憨師兄的話語，總在嘩嘩的水聲中響起！